

岭
南
遗
书

嶺南遺書

疑耀卷六

嶺南遺書

博羅 張 萱 孟奇撰

茶

古人冬則飲湯夏則飲水未有茶也李文正資暇錄謂茶始於唐崔寧黃伯思已辨其非伯思嘗見北齊楊子華作邢子才魏收勘書圖已有煎茶者南牕紀談謂飲茶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及閱吳志韋曜傳賜茶薺以當酒則茶又非始於梁矣余謂飲茶亦非始於吳也爾雅曰檟苦茶郭璞註可以爲羹飲早采爲茶晚采爲茗一名薺則吳之前亦以茶作飲矣第未必如後世之日用不離也蓋自陸羽出茶之法始講自呂惠卿蔡君謨輩出茶之

法始精而茶之利國家且藉之矣此古人所不及詳者也

林逋

林逋居孤山畜一鶴客至則童子放鶴逋見鶴卽歸其好客如此宋江鄰幾作雜志載許洞嘲逋詩有豪民送物伸鵝頸好客窺門縮鼈頭之句蓋無根之謗也鄰幾載之何意李昉聞見錄載和靖隱居朝廷命守臣王濟訪之逋聞之卽懷詩文求見濟乃以文學保薦逋及詔下唯賜帛而已濟曰草澤之士不學稽古不友王侯文學之士修詞立誠俟時致用今林逋兩失之矣夫以和靖之高隱而猶以詩文取譏亦不念古人身旣隱文焉用之語也今之自稱山人者又何以文爲哉

樂府之誤

樂府本以被管絃者今所傳古樂府詞多不可讀沈休文曰樂人以聲音相傳大字是詞細字是聲聲詞合寫愈傳愈訛至今遂不得其解耳故後人作古樂府止用其題不襲其意亦不諧其調如朱鷺則詠鷺之色艾如張則詠射雉事或五言或七言或近體或歌謠皆如詠物體蓋自魏而後皆然不特唐人也至於可被管絃與否不復問矣

書簡用死罪

侯鯖錄謂晉宋兵革之間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晉人書啟多用死罪死罪是違制令故也余謂不然漢董仲舒詣丞相公孫宏記室書已前用之矣

張楚

陳勝自立爲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爲秦滅今立之爲張也而師古從晏說余謂兩說皆兼爲是立楚而號曰張猶大唐皇宋大明云爾

王弼註利貞

王輔嗣註易利貞者性情也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不性其情言不以性制情也句法甚古而理亦明盡止此四字不知宋儒費幾多說話

孔子責冉求

季氏伐顓臾冉有季路問於孔子孔子不責由而責求曰亡乃爾是過與且呼其名而責之此正寧有盜臣意

王道王路

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注疏上言王之道爲正道王之路爲正路而已道路二字未分別蔡沈集傳亦未及解新安陳氏止云互詞叶韻耳抑何鹵莽也箕子作洪範其字豈輕下者余按周禮遂人及匠人自遂上之徑至於川上之路凡五又有經涂環涂野涂大小相異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是道小而路大也則作好之害小作惡之害大耳

夷齊不食周粟

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蓋不食周之祿非絕粒不食也古人祿皆以粟如原思爲宰與之粟九百是也

時夷齊特不欲爲周之臣故辭其祿耳若自耕之粟未嘗
不食也餓而采薇者粟或不足有時采薇以充之非止食
一薇也周土之毛卽所耕之粟亦毛也程伊川之說得之
特未發明耳三秦記謂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得無誕
乎宋石曼卿謂夷齊不死於周之土而死於蒲阪以蒲阪
爲堯舜揖遜之區益有深意焉第首陽之山散見各郡國
諸家紛紛未有的據夷齊之死或在首陽或在蒲阪宜再
詳之

獬豸

獬豸性忠能觸不直咋不正見於往籍不一而足宋羅泌
不以爲然因引齊莊公有臣曰王國卑與東里微訟三年

不決乃令二人共一羊盟於社二子相從刳羊以血灑社
讀王國卑之詞已竟東里詞未半羊起觸之是能觸不直
者羊之性也不必獬豸余因憶里中故老嘗言有重辟甚
冤厯數官皆不能直有一郡守復判此獄而郡堂一鹿闖
至公案上銜其文卷嚙碎之左右不能奪郡守心動遂反
前斷而冤者得白是鹿性亦能知曲直矣鹿與羊凡畜也
能知曲直況神羊乎能知曲直者有羊與鹿而可謂無獬
豸乎天生神物自有出于常理之外者草木最爲無知尙
有指佞之草而謂無獬豸者過也第許慎又以獬豸似牛
與神羊之名戾或羊類或牛類所不可知耳

伯益之壽

孟子稱伯益避位於禹之子啟詳閱諸書伯益乃高陽氏之子其猶子黎逮事其父則高陽之崩益年不下四十矣歷高辛唐虞凡二百二十載是伯益年必二百六十歲乃及禹之傳位於啟也堯之諸臣壽最高者惟彭錢皐陶伯益三人而皐陶年百有六十則前聞之彭錢或云卽彭祖或云非是獨未聞伯益二百六十歲之說豈孟子別有所授耶

堯舜被誣

堯舜禹以聖人爲之君又以聖人爲之臣禪受之際昭著往策豈復纖芥可疑而竹書紀年謂堯之末年德衰爲舜所囚故相之湯陰有囚堯城又謂舜旣囚堯遂堰塞丹朱

使父子不相見故鄆城西又有堰朱城瑣語因之亦曰舜放堯於平陽而任昉記亦以朝歌有獄基禹囚舜故地也於是劉知幾遂疑舜廢堯既立其子俄又奪之嗟嗟堯舜禹而猶不免於稗官小說之妄議又何怪乎秦火耶余按竹書紀年出於魏晉間是時魏晉得國無不篡弑者知無以自解於世而逢君之臣僞撰此書爲主分謗耳竹書又云殷仲壬卽位居亳其卿士伊尹相之仲壬崩太甲立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後三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而中分之夫太甲伊尹之事見於尙書孟子者不可信耶左傳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杜預乃以竹書而疑伏生之尙書爲有昏妄

則以小人心置君子腹者不獨劉知幾矣

鼻天子冢

舜封象於有庠卽今湖廣永州府零陵縣今零陵尙有有鼻墟羅長源謂鼻庠音相近也余按幽明錄始興有鼻天子冢鼻天子城今一統志亦載之始興屬今南雄府而南康記亦有鼻天子城先儒或謂始屬始興今屬南康故一統志於南康不載鼻天子城冢豈南康始興古皆爲楚地傲象雖封於零陵及卒乃葬于南康耶然南康始興去零陵遠甚象封于零陵矣卒乃葬于始興耶余竊惑之一統志又云始興鼻天子墓昔人掘之見銅人數十擁笏列侍器飾皆金銀俄聞墓內擊鼓大呼懼弗敢取而返夫銅人

殉葬乃出於末代非有虞之世所宜有也此鼻天子非象明甚羅長源作路史於古今疑誤最爲詳核而亦以始興之鼻天子爲庠象何也

張生夢舜

舜號泣於田爲怨慕孟子必有所據述異記有張生至蒲關夢舜召之間以所業生曰孟子舜問何人也生誦其書至號泣怨慕章舜謂孟子不能善傳其意朕之泣怨已不合於父母耳號天怨慕非朕之所行者想舜當時用意亦合如此第所述夢中舜語謂孟子爲不知而作則孔子之語也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則又孟子語也孔孟生於舜之後凡若干年舜旣死而亦習孔孟語乎其誕妄如此

羅長源路史亦引據之殊足掩口

儒釋相通

儒不可不通釋典釋亦不可不通儒書離之則兩傷合之則並美雷次宗周續之嘗從釋慧遠受毛詩鄭氏箋今世佛子多以不能習儒乃去而爲釋欲其闡揚元教烏可得哉

九言詩

古之詩自二言以至七言止耳後人有八言以毛詩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爲八言之始獨未有九言者摯虞流別論曰洄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指爲九言余檢諸本皆云洄酌之章章五句則非九言明甚顏延之

亦云詩體本無九言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故仲治云然耳今之詩有九言者其法非古也

司馬溫公之貧

今制黃冊凡糧米多者自立一戶糧少者共立一戶此宋制也司馬溫公罷相居洛中所買田宅猶以兄郎中公爲戶謂糧少不自立戶也以宰相田糧不能自立一戶亦足以廉頑矣第未知其產所入若何今蘭溪趙文懿公自登第以至柄國十年止守祖父遺產瘠壤四十七畝毫不加舊若其後人田宅稍饒則皆治生所致於公無與余從公遊二十年猶未悉公及公捐館其里人數爲余言如此公之相業不具論獨清修一節則司馬之後如公者指不多

屈矣

琴辨

世本曰琴作於神農而琴操曰作於伏羲爾雅曰大琴謂之離孫叔然曰音多變聲流離也此伏羲之琴也樂錄曰二十七絃郭璞從之未詳其制之長短何如中華古今注曰二十五絃琴或曰二十絃皆失之而樂錄爲正按伏羲以木王三與八皆木之數也故三其九而二十七爲之絃耳廣雅曰伏羲琴七尺二寸則八其九而七十二寸爲之長也亦以木爲數也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邢昺曰此常用之琴也長三尺六寸六分者象三百六十六日五絃象五行至文王武王始加大絃爲君小絃爲臣五

絃第一爲宮其次商角徵羽二絃少宮少商上曰池言其平下曰濱言其服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法天地十三徽象十二月加閏此卽今之琴也夫以伏羲之離而名之曰大琴乃後人名之耳比琴爲大故曰大琴在伏羲時止名離不名琴也少宮少商二絃始於周耳而減二十七絃爲五絃減七尺二寸爲三尺六寸六分與名之爲琴也皆在周之先也不知始於何時請以俟知者

九河考

古之九河諸書相傳者曰馬頰卽馬篤河曰覆釜河曰鉤盤河曰鬲津河曰徒駭河卽徒河皆在今濟南府境而胡蘇河簡河潔河皆在滄州又云徒駭河亦在滄州惟太史